

目 次

风俗研究·巴黎生活场景〔Ⅱ〕

赛查·皮罗托盛衰记	傅 雷译 (3)
第一部 赛查登峰造极	(3)
一 夫妇之间的一场争论	(3)
二 赛查·皮罗托的出身	(23)
三 苦难的萌芽	(55)
四 铺张浪费	(73)
五 一个真正的哲人，一个伟大的化学家	(98)
六 两个明星	(120)
七 跳舞会	(152)
第二部 赛查与苦难搏斗	(176)
八 几道闪电	(176)
九 一声霹雳	(184)
十 高级银行界	(197)
十一 一个朋友	(218)
十二 破产前夜	(243)
十三 交出清账	(258)
第三部 赛查的胜利	(285)
十四 破产概况	(285)

十五 最精彩的表现	(305)
十六 在天上	(325)
纽沁根银行	罗 芃译 (335)
卡迪央王妃的秘密	梁 均译 (421)
法西诺·卡纳	沈怀洁译 (499)
萨拉金	陆秉慧译 (518)
皮埃尔·格拉苏	方 平译 (561)
题解	(596)

风俗研究·巴黎生活场景〔Ⅱ〕

赛查·皮罗托盛衰记

献给阿尔封斯·德·拉马丁先生

他的景仰者 巴尔扎克

第一部 赛查登峰造极

一 夫妇之间的一场争论

冬天夜里，圣奥诺雷街上只有一会儿安静；从戏院或跳舞会出来的车马才闹过一阵，便是赶中央菜市场的菜贩的声音。那会儿安静，在巴黎市嚣的大交响乐中好比一个休止符，出现在清早一点左右。就在这休止期间，在旺多姆广场附近开花粉铺的赛查·皮罗托的女人，做了一个恶梦惊醒过来。她梦里变做两个人，眼看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把干瘪打皱的手抓着铺子的门钮；一个她站在店门口，另外一个她坐在账台后面的椅子上；她向自己要饭，听见自己在账台上和店门口同时讲话。她醒过来想扑到丈夫身上去，不料摸到的地方是冷的，更吓得魂不附体；她脖子发僵，动不来了；喉壁粘在一块，喊不出声音来。安放床位的暖阁，两扇小门敞开着；她坐在床上动弹不得，眼睛直勾勾的睁得很大，头发好象给人揪着，耳朵里乱

轰轰的响成一片，心又是抽搐又是乱跳，浑身发冷，同时又在出汗。

本来恐怖差不多是个病态的感觉，对身体的压力之猛，可以使器官的机能不是突然发挥到最高度，就是全部瓦解。生理学家对这个现象向来感到惊奇，他们的理论和推测都被推翻了，打乱了；其实事情很简单，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触电，不过和电流的变化一样，出现的方式总是古古怪怪的难以捉摸。电流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极大，将来科学家承认了这一点，我这番解释也就变得平淡无奇了。

当时皮罗托太太的难受等于受到剧烈的光的刺激，因为我们的意志不知被什么机构触动之下，会扩张开去或者集中起来，产生一些可怕的放射作用。所以这个平凡的女人会象鬼使神差一般，能够在实际上只是一刹那，而以她迅速的印象来说是极长的时间之内，比着她身心正常的一天之内生出更多的念头，唤起更多的回忆。只要听她几句荒唐矛盾，莫名其妙的话，就能知道她自言自语的时候心里多么难过。

“皮罗托没有理由不在我床上。他小牛肉吃得太多了，也许不舒服吧？不过他真要闹病，也该叫醒我呀。在这幢屋子里，在这张床上，我们两人睡了十九年，他从来没有不声不响的走开的，可怜的羔羊！只有上民团去值夜班的时候，他才睡在外边。今晚上他是不是和我一起睡的呢？怎么不是！天哪！我真糊涂！”

她向床上瞅了一眼，看见丈夫的睡帽圆滚滚的，明明是戴过的样子。

她往下又想：“那么他是死了！会不会自杀的呢？干吗自杀？这两年他做了副区长就六神无主。天地良心，叫他当官儿才可怜呢！他的买卖很不错，还送了我一条披肩。也许买卖不行吧？嘿！那也瞒不了我。不过男人的心事，谁摸得透呢？女人的心还不是一样？那也没有关系。今天咱们不是做了五千法郎生意么？再说，当副区长的总不能寻死，他是精通法律的啊。那么他哪儿去了呢？”

她既不能扭动脖子，也不能伸出手去拉绳子打铃，把一个厨娘，三个伙计和一个送货的叫起来。醒是醒了，恶梦还没有散。她忘了她女儿安安静静的睡在隔壁房里，房门就在自己的床脚边。终于她叫了一声：“皮罗托！”没有回音。她自以为叫了，可是没有叫出声来。

“莫非他养着什么女人么？”她马上又想：“不会的，他没有这本领；而且他多么爱我。他不是告诉过罗甘太太，说从来没有对我不忠实，连念头都不曾有过么？这个人是最老实不过的。谁要配进天堂的话，准定是他。不知他在忏悔师面前有什么事好埋怨自己，还不是瞎说一阵！他虽是个保王党，也不知他为什么做保王党的，——却从来不把宗教挂在嘴上。①可怜的好人儿早上八点偷偷摸摸去望弥撒，好象是去寻欢作乐，见不得人似的。他敬上帝就是为敬上帝。地狱跟他不生关系。怎么会养女人？他还寸步不离的钉着我，叫我腻烦呢。他爱我胜过他的眼睛，他为我连瞎掉眼睛都愿意。十九年功

① 保王党人一般都热心宗教。

夫，他对我说话，嗓门儿从来不比别人高。他心里第一是我，其次才是女儿。啊，赛查丽纳不是睡在那边么？……赛查丽纳！赛查丽纳！皮罗托有什么念头，一向不瞒我。他到小水手①来看我的时候，说要日子长了才能认识他；这话一点不错。这一下他不在床上！……那可怪了。”

她好容易转过头去，偷偷瞧了瞧卧房。那些别有风光的夜景只有小品画家画得出，语言是无能为力的。各种东西的影子扭来扭去非常可怕；窗帘给风吹着鼓起来，变得奇形怪状；守夜灯隐隐约约的光照着红布幔子的褶裥；挂钩上射出火焰似的反光，钩子的中心又红又亮，好比小偷的眼睛；一件袍子拖在地下，象一个人跪在那里；总之，在脑子里只会感受痛苦夸大痛苦的当儿，一切可惊可怖的怪现象，无论什么话都没法描写。皮罗托太太似乎看到卧房的外间有一片强烈的光，便马上想到失火；回头看见一条红围巾，又当作一摊鲜血，念头转到强盗身上，觉得家具摆的样子是有人打过架了。她一想起银箱里的现款就心惊胆战，把她做恶梦的忽冷忽热的感觉赶走了。她光穿着衬衣，慌慌张张扑到房间当中预备去救丈夫，以为他在跟凶手搏斗。

她终于声音很凄惨的叫起来：“皮罗托！皮罗托！”

她发觉丈夫就在隔壁屋里，拿着一支尺在空中量来量去。绿地棕色花的睡衣没有穿好，把两条腿冻得通红；赛查却一心想着自己的事，不觉得冷。他转过身来说道：“嗯，什么事啊，

① 小水手是一家铺子的名字，详见下文。

康斯坦斯？”那副心不在焉的傻相叫皮罗托太太看着笑了。

她说：“哎，赛查，瞧你这副滑稽样儿！干吗不告诉我一声把我丢在那里呢？我差点儿吓死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你冒着寒气在这儿干吗呢？你要重伤风了。听见没有，皮罗托？”

“听见了。我来啦，”花粉商一边回答一边回进卧房。

皮罗托太太拨开炉子里的灰，赶紧把柴火弄旺了，说道：“来，来烤火吧。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，告诉我听。我冻死了。怪我自己糊涂，只穿一件衬衫就起来了；可是我当真以为有人谋杀你呢。”

皮罗托把烛台放在壁炉架上，把睡衣裹裹紧，心不在焉的替太太找来一条法兰绒衬裙。

“喂，咪咪，穿上吧。”又自言自语的往下说：“宽二十二，深一十八，正好做一间漂亮的客厅。”

“哎！哎！皮罗托，你是疯了还是做梦？”

“才不呢，太太；我在计算。”

“你要胡闹也该等到天亮啊，”她说着把衬裙曳在衬衫下面，走过去打开女儿的卧房。

“赛查丽纳睡着呢，听不见的。来，皮罗托，告诉我怎么回事。”

“咱们可以开个跳舞会。”

“开跳舞会！天晓得，你真是做梦了，朋友。”

“不是做梦，我的好宝贝。听我说，一个人有怎样的地位，就该做怎样的事。政府提拔了我，我是官方的人了。咱们应

当体会政府的精神，把它的意思发挥出来，帮政府贯彻。要求占领军撤退的交涉，^① 黎塞留公爵已经办成了。德·拉比亚迪埃先生认为，代表巴黎市的大小官儿都应当在各人的范围之内庆祝领土解放。这是一种责任。咱们要表示真正的爱国精神，叫那些所谓自由党，该死的阴谋家，看了惭愧。你以为我不爱国么？我要给自由党人，给我的敌人立个榜样，告诉他们爱王上就是爱国！”

“皮罗托，你说你有敌人吗？”

“当然啰，太太，咱们有敌人。咱们街坊上的朋友，一半就是敌人。他们说：‘皮罗托运气好；皮罗托是个光棍出身，居然当了副区长，百事顺利。’好吧，这一回又要叫他们吓一跳了。别人不知道，我先告诉你：我得了荣誉勋位骑士勋章，王上的命令昨天就下来了。”

皮罗托太太听了大为激动，说道：“噢！朋友，那么跳舞会是应当开的了。可是你得勋章是立了什么功呀？”

皮罗托不大好意思的回答：“昨天德·拉比亚迪埃先生告诉我这个消息，我跟你一样想了想我有什么资格；回家的路上我可想出来了，觉得政府做事真有道理。首先，我是保王党，共和四年正月的圣罗克事件，^② 我受过伤；在那个年月为了尽

① 拿破仑战败下野之后，各国根据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和约，在法国一部分领土上驻扎军队。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黎塞留与各国谈判，于一八一八年十月九日成立协议，各国占领军于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全部撤退。

② 一七九五年十月（即共和四年正月）圣罗克教堂事件，是保王党人最后一次暴动。

忠王室而拿起枪杆子来，也是不容易的吧？其次，据某些生意人的意见，我当商务裁判时期办的事，大家都满意。最后，我是副区长。王上这回派了四个受勋的名额给巴黎的市政官员。省长查了一下有资格受勋的副区长，把我列为第一名。再说，王上也该记得我的名字：因为拉贡老头的关系，王上所喜欢的那种扑粉向来由我们供应。故世的王后^①——可怜在大革命中牺牲了，她用的香粉配方就是咱们独家有。区长还拼命替我撑腰呢。那有什么办法！反正我没有要求勋章，是王上自动赏的；要不接受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对他不敬。副区长又何尝是我自己要做的？所以，太太，既然遇着胜风（顺风），——象你家皮勒罗叔叔高兴的时候说的，——我决意把屋子重新安排一下，样样要配得上咱们的门第。倘使我能当个人物，老天爷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命里要当县长就当县长。你认为做了二十年零卖的花粉生意，就算尽到国民的责任，那你是大错特错了，太太。国家要咱们缴家具税，门窗税，咱们不是一律缴上去吗？如果要咱们贡献出聪明才智，咱们也该贡献出来。难道你愿意坐一辈子账台吗？天哪，你也坐够了。我要开的跳舞会也是庆祝咱们自己的喜事。从今以后，你不用再管零碎生意。我要烧掉玫瑰皇后的招牌，把**拉贡香粉老店**，**赛查·皮罗托新记**字样取消，只漆上香粉铺几个描金大字。我要把账房间和收银柜搬到中二层^②，再替你布置一个漂亮的办公室。铺面后间，还有现在做餐室和厨房的屋

① 指玛丽-安东奈特。

② 中二层是在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一层，比较低矮。

子，将来改做货栈。我要租下隔壁的二层楼，在墙上开一扇门，把楼梯改个方向，使两边的楼面一样高低。这样，咱们就有一套宽大的房间，摆设得漂漂亮亮的。是的，我要把你的房间家具全部换新，替你安排一间小会客室，给赛查丽纳一间精致的卧房。将来你雇一个女店员，她跟领班伙计，还有你的贴身老妈子——是的，太太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贴身老妈子！——都睡在三楼。四楼做厨房，做打杂的伙计和厨娘的卧室。五层楼作为贮藏室，存放咱们的磁器，瓶罐和玻璃器具。女工都到阁楼上去做活。过路人再也看不见店堂里粘标签，做纸袋，拣瓶子，盖瓶塞等等了。那是圣德尼街的派头，放在圣奥诺雷街可不行，太俗气了！咱们的铺子要摆设得象客厅一样。你说，有头面的花粉商是不是只有咱们一家？做醋生意的，做芥末生意的，不是在民团里当团长，受到宫里的抬举么？咱们应当学他们的样，扩充营业，同时想法进上流社会。”

“皮罗托，你知道我听着你的话有什么感想？你是骑驴觅驴，多此一举了。别忘了人家派你当区长的时候我劝过你，人生在世，第一要过太平日子！我说的，‘你要出名，好比拿我的胳膊去做风车的翅膀。荣华富贵要断送你的。’那时你不听我，现在可闯祸了。要在官场中做个角儿，先得有钱，咱们有没有呢？怎么！花了六百法郎做来的招牌，你想烧掉？你的名气都是靠玫瑰皇后挣来的，你倒不要了吗？别人有野心是别人的事。把手伸进火里去总得带些火星出来，是不是？今日之下，政治是烫手的。咱们除了工场，存货和做买卖的资本

以外，不是有响铛铛的十万法郎存起来么？你想多弄些钱，尽可以用一七九三年的老办法：公债市价只有七十二法郎，还是买公债吧，一年有一万法郎利息好收，又不妨碍咱们的买卖。经过这番调度，你可以把女儿出嫁，把铺子出盘，咱们俩回本乡去。十五年功夫，你口口声声只想把希农附近的特雷索里买下来；那儿有池塘，有草场，有树林，有葡萄园，有分种田，是个挺好的小庄园，一年有三千法郎进款。咱们俩都喜欢那屋子；现在花六万法郎还能买进，而你先生倒想进官场了。别忘了咱们的身分，咱们是花粉商。十六年前，你还没发明女苏丹两用雪花膏和润肤水的时候，倘若有人告诉你，说你就要有本钱买进特雷索里了，你还不快活死么？你一心想要那块产业，老是挂在嘴上；如今能买了，你反而想把钱胡乱花掉。钱是咱们俩满头大汗挣来的，我说咱们俩，因为我一年四季坐在账台上，象一条可怜的狗守着它的窝一样。等女儿出嫁了，做了巴黎公证人的太太，我们一年在希农住八个月，把女儿的家作为在巴黎歇脚的地方，那比起把五个铜子变成两个半，把两个半变成一个都没有，不是强得多么？将来公债涨价了，给女儿每年八千法郎利息，咱们自己留着两千；出盘铺子的钱可以买进特雷索里。咱们把家具带着走，还值好大一笔钱呢。凭着这种气派住在你家乡，好朋友，咱们就跟王爷差不多；不比在巴黎当个角色起码要一百万家私。”

皮罗托说道：“哎，太太，你这些话，我早料想到了。你认为我糊涂透顶，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不考虑周全。你听我说：亚历山大·克罗塔将来要盘进罗甘的事务所，招他做女婿对咱

们跟手套一样合适；可是十万法郎陪嫁，你想能满足他么？而且咱们要把全部现款都给女儿，才有这笔数目。当然我打算这么办的：我宁可老来吃干面包，一定要女儿象王后娘娘一样享福，就是象你说的，把她嫁给巴黎的公证人。可是要盘进罗甘的事务所，别说十万资金，便是年息八千法郎的本钱也不管用。人家以为我们的家私远不止这些；我们叫他小格藏德罗的克罗塔心里也这样想。他老子是个有钱的庄稼人，就是一毛不拔；他要不要卖掉十万法郎田产，格藏德罗休想当公证人。罗甘的事务所值到四、五十万；克罗塔不先付一半现款，交易怎么能成功？所以赛查丽纳的陪嫁要有二十万才行；而我告老的时候还得体体面面的保持布尔乔亚身分，需要一万五的进款。哼！事情一明一白全摊出来了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啊！你要有什么金山银山的话……”

“我就是有呀，我的宝贝，”他搂着老婆的腰轻轻拍着，高兴得眉飞色舞。“有笔买卖还没定局，我一向不愿意跟你谈，明儿大概能成交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：罗甘劝我做一桩投机生意，因为十拿九稳，他跟拉贡，你的叔叔皮勒罗，还有两个别的主顾，都加入了。我们想在玛德莱娜教堂附近^①买进一批地产。罗甘计算过了，拿三年以后上涨的行情来说，眼前的买价只有四分之一。三年以后，现有的租地契约都满了期，我们就能自由经营。一共是六个股东，各人认一个数目。我出三十万，因为我要占总数的八分之三。以后无论哪个股东要调动银钱，

① 玛德莱娜教堂是巴黎有名的大教堂之一，附近一带现在是最热闹的市中心；十九世纪初期还没完全开发。

只消把自己的股份托罗甘做押款。为了要亲自出马，看看鱼儿是怎么钩的，我跟皮勒罗和拉贡老头合认一半股份，这一半统统归我出面；还有一半的买主归罗甘负责，他托一个叫夏尔·克拉帕龙的出面。罗甘将来和我一样，另外出凭据给他的合伙人。在我们没有能支配全部地产以前，只登半份预购买卖的文契，不经过公证。不过到底立哪一种合同，还得罗甘研究；是不是能暂时不备案，注册费叫将来分块买进的来负担，还没有把握。这些事也跟你解释不完。一朝付清了地价，咱们只要抱着胳膊坐等，三年以后就有一百万家私。那时赛查丽纳二十岁，咱们再盘掉铺子，就能靠天照应，乖乖儿往上爬了。”

皮罗托太太问道：“可是你的三十万法郎哪儿去张罗呢？”

“亲爱的小猫咪，你一点不懂生意经。存在罗甘那儿的十万法郎可以先付出去，再拿神庙区的工场和园子抵押四万，咱们手头还有两万有价证券；总数是一十六万。还缺十四万，我签一张票据给银行家克拉帕龙先生，托他贴现。这样，三十万法郎就凑齐啦。老话说的好：票据不到期，不欠一个钱。到期的时候，咱们拿生意上的赚头去付。万一付不出，拿我名下的地产作抵，向罗甘借，只要五厘起息。其实也用不到借：我发明了一种香精——用榛子做的科马热讷油^①。利文斯通替我装了一座水压机，榛子的油经过高压，全部能挤出来。我算过，不出一年，至少能赚进十万。我正在盘算招贴怎么写，第

^① 科马热讷是“生发”的意思，源出拉丁文。

一句就是打倒假头发！必定轰动一时。你啊，你就没发觉我夜里失眠！看到望加锡油^①走红，我已经三个月睡不着觉了。我要打倒望加锡！”

“原来这就是你瞒着我盘算了两个月的好主意。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自己的店门口要饭。这是什么预兆啊？要不咱们的家产要弄得精光，只剩一双眼睛淌眼泪。只要我活着，决不让你这样做，听见没有，赛查？那些事情里头必有些鬼把戏，你没看到，你太规矩太正派了，想不到别人会欺骗讹诈。干吗人家要送你一百万？你把现货都脱手了，做的生意超过了你的实力；要是你的油销不出，钱弄不到，地产变不了现款，你拿什么去付你的票据？拿你的榛子壳么？为了向上爬，你不愿意再在生意上出面，要卸下玫瑰皇后的招牌，同时你倒想印招贴，印仿单，在墙角里，在木板上，在人家盖屋子的地方，让赛查·皮罗托的大名到处出现。”

“噢！你不懂我的意思。我要用昂赛末·包比诺的名义设一家分店，在伦巴第街一带找所屋子让小昂赛末安顿下来。帮拉贡的内侄自立门户，也可以缴销我欠拉贡老夫妻的情分。包比诺将来会发财的。可怜的拉贡夫妇近来寒酸得很。”

“哟！那些人就是想你的钱。”

“那些是什么人呢，请问你？你的叔叔皮勒罗把我们当做心肝宝贝一般，每星期天都跟我们一块儿吃饭，难道他想我们的钱么？难道是咱们的老东家，好好先生拉贡么？他清白了

^① 望加锡油确实存在，是英国产品。

四十年，咱们经常跟他玩着波士顿^①，他想骗我们的钱么？再不然，是堂堂巴黎公证人，当了十五年公职，上了五十七岁的罗甘么？如果老实人还得分等级，那么巴黎的公证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。何况到紧要关头，合伙老板还会帮我忙呢！好宝贝，请问你圈套在哪儿？唉，我非点醒你不可。真的，我心里不大舒服。——你老是象猫一样多心。店里存了两个钱，就把顾客当做小偷一般的防。——要你发财，直要人家跪下来向你苦苦央求！亏你还是巴黎人出身，竟然这样没有野心！你要不老是担惊受怕，我就十全十美，就是天底下最快活的男人了！依了你，什么女苏丹雪花膏，什么润肤水，我都不会制造。不错，咱们的铺子养活了咱们，可是咱们净赚的十六万法郎，是靠那两样发明和咱们的肥皂挣来的呀。——没有我的天才（因为我做花粉生意的确有本领），咱们不过是小本经营的零售商，不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，顾了牛头就顾不到羊尾，更轮不到做什么商界名流，竞选商务裁判了；我既当不了裁判，也当不了副区长。在那个情形之下，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？还不是个开小铺子的，跟当年的拉贡老头一样！我这么说不是刻薄他，我看重铺子，顶呱呱的人物都是开店出身。——但是卖了四十年花粉，咱们也不过象老东家一样攒到三千法郎一年进款，照眼前的局势，物价涨起一倍，咱们只能勉强过个苦日子，跟他们没有分别。这对老夫妻叫我心里越来越难受了。我要弄清他们的底细，明儿问包比诺就知

① 波士顿，一种纸牌游戏。